



那年那月

# 闲话自行车

□孙方友



书人书话 □何家驹

## 每个孩子都是哲学家

在我小的时候,我总是喜欢问大人:什么是宇宙?或者思考:人人都说心中有个宇宙,我的心里怎么装得下那么大的宇宙呢?还有,要是我能长生不老,我该干些什么?等等,但是我从来没有得到过确切的答案,于是我开始了自己去思考。可是还没等我明白呢,我就长大了,于是这些问题被我永久抛在了属于我自己的记忆之库里。我再也不会去花时间去想那些“蠢问题”,越来越像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我的朋友、我周围的一切人——我越来越平庸,越来越很好地融入这个成人的世界。

在反复翻看《小国王》之前,我早已习惯并麻木于世事的忙碌与纷繁,早就忘掉感动的滋味和生活的甜美。若单只论这书的文字,不消半天时间就能读完,然而每读一遍我却都能从这一本小书中获得新的发现,有新的感悟。书中,小国王与“我”的对话句句经典,字字珠玑,一字一句都透露着人生的哲学,耐人寻味,看似是“我”与一个天真纯洁的“孩子”的对话,实则是“我”与一位长者、一位智者的交流沟通。

《小国王》一共有五个话题,看起来都是那般飘渺的虚无问题,不大适合现在一门心思追求功利的我们,可这一切原本是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不久,最初思考的、想问的、疑惑的可始终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后来,我们慢慢长大,这些看似深奥的问题渐渐被我们抛诸时光尽头,因为我们不再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些问题,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怎么赚更多的钱,怎么去参与更激烈的成人竞争,随之而来的代价是我们的快乐一点一点地流逝,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可是幸福感却越来越低。这就好像,你原本以为自己被高额房贷压得喘不过气,痛苦万分,可是不成想那些还完贷款的有房一族也成天唉声叹气,原来他们从房奴蜕变为孩奴,高昂的教育经费压得他们也喘不上气痛苦万分。穷人有穷人的苦,富人有富人的痛。于是成人的世界里,我们再也寻找不到像童年那般简单的快乐了——一根冰棍、一个棒棒糖或者一张贴画就能让我们高兴很久的日子早已变得那般遥远而陌生。很开心,在看完《小国王》之后,我忽然有一种寻找到久远以前味道的感觉,我仿佛在一瞬间回到了梳着两个羊角辫,扒着木质的旧窗框,边嚼着棒棒糖,边等着父母下班回家的童年。又一瞬间我仿佛忘掉了明天要上班,忘掉了那些恨不得把他们扔进洗衣机的客户,在书中,我找到了为什么不愿意上班的原因,因为小国王对我们做出了解释——有一条龙,它每天都在阻止人们上班。类似这样的解释很多,在《小国王》中都能找到一种浪漫而合理的解释。有人说看到书店里,总是把这本书放在童书的书架上,感到很无奈。其实我倒不这么觉得,成人看也好,儿童看也不错。一本好书,如同镜子,不同的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所需的知识。成人读《小国王》,或看到世间的酸甜苦辣,或回忆起美妙童年,或悲伤于世事无常,或快活于找寻到丢失已久的记忆……孩童读《小国王》,或想象着有小国王那样的玩伴,或想象着在小国王的世界驰骋……小国王既是我们心灵的导师,也是孩子们最好的幻想伙伴,无论何时何地,每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都会从屋子的角落缝隙里钻出来陪伴我们,小国王本身就是童真,就是想象力,就是无限美好的青春年代。

有一天,我自己的孩子问我:宇宙是什么?我才发觉,其实每个孩子最初来到这个世界不久,就像小国王一样,都堪称为一个初期的哲学家,他们在还未被污染的脑海里思考着世界的本源,思考着我们的来和去。

自行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时已久矣。据史料记载从发明及使用到现在已有两百年的历史。但自行车究竟在哪个年代,由谁发明的很少人知道。德国男爵卡尔杜莱斯是一般公认的自行车发明人。他在1817年制造出有把手的脚踏木马车,并在车子前轮上装了一个方向把手,这就是人们第一次看到不需要马拉的奇怪车子,也是人们最早的自行车印象。到后来的两百年,人类在不断的尝试与研究过程中,将玩具式的木马车转换到今天各式新颖的自行车,而且不断精益求精,越来越满足于现代人对自行车既舒适又多功能的要求。

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自行车还是较为稀少的宠物。到了“文革”前后,自行车才开始在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缝纫机、手表、自行车被列为三大件,成为一个家庭是否富裕的标志。当时我国的自行车三个名牌永久、飞鸽、凤凰必须开后门才能买到。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一个县一年也分不到多少,自然又被有头有脸有权势的人买去了。后来才有了红旗、金鹿、五羊、飞鹰等牌子,情况才略有好转。但尽管有所好转,偏僻的乡村仍然少见。往往一个村子也难找到一辆。当时,谁家娶媳妇,若骑几辆新自行车去迎亲,几乎能与现在的宝

马、奔驰相比美!

自行车的好处是比步行快,大概能快到三至四倍。这在当时已算乡间最快的半机械化交通工具了。因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乡间的汽车还很少。县里的干部或公社里的书记下乡都是骑自行车。1960年,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所在的兰考县,全县就一辆吉普车。焦书记下乡访贫问苦也多是骑自行车。由于自行车太稀少了,村里的狗见了骑自行车的就狂吠,所以当时下乡干部被狗咬的事情常有发生。而现在,狗再想咬干部早已似狂犬吞日般难了。

当时常见的自行车为二八、二六型。二八型为男式,二六型为女式,而二六型自行车在乡间很少见,乡间男女老幼一律是二八男款。邮政投递员的自行车为特制,三年更换一辆,多是加重“永久”和加重“飞鸽”。所谓加重,就是辐条粗一些,后边带衣架。车身通一个绿,去各个部门畅通无阻,车子放在大街上就没人敢偷。由于自行车太珍贵,所以很少报废,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所说的那种“除了铃不响什么都响”的车子仍然有人骑。1965年,我父亲在市管会工作,有一回让我去上蔡县蔡沟镇送的那辆自行车就破到了那种程度。而就是这种破车子,骑车人竟用它贩卖棉花二十余次。1972年我去新疆当盲流,为从伊犁往察布查尔带冰棍儿卖,

曾掏120元买过一辆破自行车,骑到住处前胎跑了气,扒开一看里胎补了60多个补丁。而当时新疆最缺少自行车里胎,一条公价两块七的里胎,高价卖到12块。而当时一位27级干部的月工资才27元钱。更难忘1975年我从新疆回来后初学创作时,县文化馆为我办了个借书证。我家距县城五十华里,每次进城还书借书,寻借自行车极难。那时候,我们东半条街只有一辆破“洋驴”,车子少,借家多,人家视车如命。为此,我都是先帮人家干活献殷勤,然后再开口借车。有一次去县城借书,刚出图书馆,天就下了大雨,直到天将黑才住点。我在县城里举目无亲,只得推车上路。心想北风刮着,正好借风省力。没想柏油路上结了冰,出城不远,一不小心,我便腾空而起,然后屁股着地,四肢朝天,滑出丈余。待我挣扎而起,发现车的斜梁摔断了!我哭天无泪,只得推着坏车一步一步朝家走,一直走到黎明时分才走完50里路。到家后,母亲一听说摔断了人家的车梁,吓得脸都白了。因为买一个自行车三角大梁需要三十几元,而当时干一天活的工值只能买一张8分钱的邮票。三十多元,对于农家来说,可真是天文数字呀,好在自行车的主人心地善良,不让我买新梁,只要求电焊一下。我们一家如得大赦一般,差点给人家磕头谢恩。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向别人借过自行车。



至爱亲情

## 最幸福的吵嘴

□李巧会

在电视上看到一档节目《挑战60秒》,参赛选手中,有一对黝黑、朴实的兄弟,年龄大概30多岁。

在主持人的解说下,我们大致了解了这对兄弟的情况。

当年,由于家庭极度贫困,兄弟两个没有办法再同时上学。权宜之下,上高中的哥哥辍学,并走上了艰辛的打工之路,供弟弟继续学业。

主持人问,在这些年的打工生涯中,你都干过哪些工种?

哥哥说,我干过的工种太多,时间最长的是挖煤。为了供弟弟上学,哥哥吃苦、流汗,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与困难拼搏,为弟弟付出之多,可想而知。当弟弟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后,像乌鸦反哺那样,他又帮助恩重如山的哥哥圆了大学梦。

兄弟俩的情深义重,令人感动。

而今,他们为了筹钱上研究生,便又一同来参加这项有奖活动。

在限时60秒、令人精神极度紧张的高难度动作中,他们相互鼓励,相互加油,一共闯过五关,得到了5000元的奖金。

主持人说,“很可惜,你们并没有拿到最终的大奖,今后有什么打算?”

哥哥的意思是,我们会想办法再筹钱,如果筹不够两个人的学费,就让弟弟先上研究生,等以后有机会了自己再上。

弟弟说,“你比我大3岁,你已经39了,你先上。”

“我比你大3岁,大3岁代表什么?”哥哥问。

“大3岁就是哥。”弟弟说。

“是,大3岁就是哥,你得听哥的,你的发展前途比我好,你先上。”哥哥劝道。

“我小你3岁,我年龄上比你占有优势,我还可以再等,你先上。”弟弟口气坚定。

哥哥以长者的口吻试图说服弟弟,而弟弟则心疼哥哥为自己付出的已经太多,兄弟两个都出于对对方的周详考虑,互不相让,不知不觉间,声调愈来愈高。

“当年,若不是你听哥的话,现在恐怕我们哥俩还都在穷山沟里,所以,现在,你还要听哥的话。”哥哥大声道。

“不,我已经长大了,你得听我的……”弟弟的声音有些哽咽了。

观众席上,已经有人忍不住流眼泪。

而屏幕前的我,也开始禁不住抹眼睛。

主持人适时举起话筒,他说:“这是我听到的最幸福的一次吵嘴。”

对于我们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伴着泪水、伴着深爱的吵嘴,将永远铭刻于我们的记忆之中。

节目快要结束了,主持人把兄弟俩的母亲也请上了前台。

者,有人做农民,而有的人甘愿一辈子做一个小职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与兴趣爱好,不管你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只要你认定了自己的目标,只要你觉得这是值得做的事,就要迈步向前。年龄不是问题,贫穷不是问题,哪怕倾其一生,你要追逐自己的梦想,完成自己的梦想,不要在人生的路程上再留下过多的遗憾和悔恨了。